



宋慶齡與
她的衛士長

湯雄◎著

湯雄◎著

宋慶齡與
她的衛士長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序	8
第一章 特殊使命	11
第二章 賦號“大炮”	27
第三章 “亡命之徒”	43
第四章 講稿風波	65
第五章 異域歷險	83
第六章 萌生去意	107
第七章 忍痛離別	121
第八章 後院起火	143
第九章 剛柔相濟	155
第十章 迂迴斡旋	191
第十一章 生死訣別	209
尾聲	215
永遠鳴響的“大炮”（代後記）	217

序

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宋慶齡與她身邊的衛士長的故事，因其眾說紛紜，故一直處於一種撲朔神秘的狀態，蒙上了一層雲遮霧障般的傳奇色彩。就是遍搜相關資料，人們也很難從中找到相關的文字記載。隨著當年曾擔任宋慶齡第一任衛士長的靳山旺同志的公開亮相，這才使得這一個個歷史謎團浮出水面，成為了人們不可多得的一份份珍貴的歷史資料，填補了研究宋慶齡生平思想、人格、生活等方面的空白，從而也把一個血肉俱豐的宋慶齡較為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有多位衛士長（警衛秘書）擔任過宋慶齡的保衛工作，本文要記錄的是其中在宋慶齡身邊作出過重要貢獻或給她留下過不快回憶的四位衛士長（警衛秘書）與她之間的故事：為甚麼宋慶齡會意味深長地給她的衛士長起了個“大炮”的昵稱，並由衷地把他稱作“亡命之徒”？為甚麼忠誠的衛士長要託詞離開宋慶齡？宋慶齡在出訪印、緬、巴等國的時候又遇到了甚麼危險？而她的衛士長又採取甚麼辦法巧妙地保護她？為甚麼不經她許可任何男性不得擅自登上二樓？為甚麼宋慶齡要賭氣地宰殺她所心愛的鴿子，並最終動用中央警衛連的武力解除了那個警衛秘書的武裝？而這四位衛士長（警衛秘書）的人生最後歸宿又是如何……

這一切，都是本文想向各位讀者破解的機密——一段段真實而不加任意文飾的史實。

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作者分別用了“衛士長”與“警衛秘書”這樣兩個稱謂，來區別曾擔任過宋慶齡警衛工作的保衛人員。在這裡，作者

認為有必要就此作一說明。衛士長與警衛秘書應該是兩個不同職位的概念：衛士長是國家公安部特派到宋慶齡身邊擔任保衛工作的帶兵的幹部，他有調遣指揮守衛在宋慶齡周圍警衛軍隊的權力，長於武裝保衛；而警衛秘書則是政府機構（即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調派到宋慶齡身邊的保衛幹部，長於安全管理。後來隨著政權鞏固和時代氣氛改變，衛士長一職逐漸由警衛秘書所替代。

貫穿本書的主角靳山旺同志，就是宋慶齡身邊的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衛士長。他除了本是行伍出身（畢業於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1953年曾受國家公安部八局特派之外，在此之前就已是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分隊長了，後來靳山旺因警衛工作成績顯著，榮立三等功；1958年，他調離宋慶齡身邊後，先後受命擔任沈鈞儒副委員長、劉伯承元帥的警衛與副官；1959年又被調到中央警衛團任周恩來總理的衛隊長。所以，稱他為宋慶齡的衛士長當是名符其實的。

筆者曾以20年時間採訪與寫就了《宋慶齡與她的三個女傭》，2004年9月又攜帶夫人一起以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的態度，專程赴西安、北京、上海等地進行採訪，再次成功採訪了至今健在的宋慶齡身邊工作人員們，並得到了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何大章副主任的大力支持，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在宋慶齡身邊”系列寫作計劃中的第二部——《宋慶齡與她的衛士長》。現在，作者惴惴地把這部作品呈獻到讀者諸君面前，希望得到各位讀者、專家的批評與指正。

第一章 特殊使命

國家公安部長特賦使命，公安部八局局長岳欣暗授機宜，19歲的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分隊長靳山旺將受命執行一項神聖而又重要的任務……

“砰砰砰！”位處北京市西城區木樨地培訓基地的國家公安部專設的靶場上傳來一陣陣清脆的槍聲，一群身穿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的軍人正在那裡實彈練習。他們是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的學生，都是國家公安部從全國軍隊中挑選上來的優秀而年輕的班、排、連幹部。中央公安學院的前身是華北公安幹部培訓班，創辦於1948年7月，經歷了華北公安幹部學校、中央公安幹部學校、中央公安學院、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等階段。彭真同志、羅瑞卿同志兼任過校長。1984年1月改建為全日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當時分為西城區木樨地與大興縣團河兩個校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如何更有效地保衛國家黨政重要領導人的安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培養更多訓練有素的安全保衛幹部的問題，已擺上國家公安部的重要議事日程。

1953年11月的一個下午，金黃色的陽光披灑在一位英姿煥發的年輕軍人的身上，他身高一米七左右，粗壯的四肢與挺拔的身軀、再加上那張國字臉與一對濃黑如漆的臥蠶眉，給人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

此時，他剛擊發完最後一顆子彈，倒過槍身，輕輕吹去槍管裡飄逸出來的青煙，靜候靶台方傳來的報靶聲，忽然，一位戰士氣喘吁吁地奔到他身邊，輕聲報告道：“靳隊長，有電話。”

“哦，等一下。”時任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分隊長的靳三旺操著一口濃厚的陝北口音一邊回答，一邊仍目不轉睛地等待著靶台方向傳來的報數聲。前不久的彙報表演中，他剛獲得中央警衛師頒發的二級射手的稱號。但他很不滿意，因為他明白自己那天的最佳狀態還沒發揮出來，由於當時中央首長正端坐在主席台上觀摩，緊張的心情使他至少有兩槍打偏了。要不，他完全可以拿下一級射手的證書呢！

靳三旺的自信並非沒有道理，1948年，他還只有15歲，就頂替大哥的名額，應徵成為了陝北神府獨立大隊的一員戰士，並於當年的11月隨部隊開拔到了神木，12月進入山西的興縣，次年正月隨部整編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六軍十七師五十團。在扶眉、西府的戰役中，由於靳三旺作戰機智、殺敵勇敢，年僅16歲的他就被任命為班長，榮獲二等物質獎勵。1949年5月20日，靳三旺隨軍從南門進入西安城。西安解放後，他又隨軍在終南山的牙子口與胡宗南的殘餘勢力打了一場惡戰。勝利返回西安後，他又隨軍在咸陽的王橋、石橋給馬鴻逵的反動軍隊以迎頭痛擊，一直將其追擊到甘肅。在這次戰鬥中，靳三旺光榮負傷，住進了第一野戰醫院療傷……1952年，中央要從西北野戰軍中挑選12位政治覺悟高、作戰勇敢、有文化基礎的班排連幹部到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學習，靳三旺被選中。那一年，他才18歲。

“靳隊長，是公安部的電話呢。”眼見靳三旺還在等候靶台方向的回音，那戰士急了，忙在他耳邊提醒道。

“嗨！你咋不早說呢？”靳三旺一聽是公安部來的電話，也急了，連忙一邊收起手槍，一邊撒腿就往隊部跑。果然是公安部來的電話，

電話中寥寥數語向他傳達了首長的命令：即刻速前往公安部報到。

軍令如山倒。靳三旺不敢怠慢，急忙坐上吉普車，風馳電掣般地直駛公安部。

時為國家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與八局局長的岳欣，正端坐在部長辦公室恭候他的到來。不及寒暄，羅瑞卿便笑咪咪地望著眼前的年輕人快人快語地來了個開門見山：“小靳同志，經過組織上研究，決定派你去完成一項重要的任務，我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過去我們也派過一些人，但都沒有完成任務，這次就靠你了。”

聽到這裡，靳三旺不由一愣，心裡頓時緊張了起來，心想：這麼重大的任務，過去別人都完成不了，現在讓我去，還就“這次就靠你了”呢！萬一我也完不成，那可怎麼辦？一時靳三旺不知怎麼回答才好，怔在那裡沒說話。

這時，岳欣在一邊鼓勵道：“三旺，這個任務，你能完成的，因為這是組織上經反復研究才決定的。我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

岳欣局長的鼓勵，立即提醒了靳三旺，他明白，這是軍令，是任何時候都無可推諉的軍令！作為一個軍人，必須無條件接受。所以他當時就“啪”地一個立正，一如既往地扯開他那天生的大嗓門，洪亮地回答道：“是，請首長放心，我保證完成任務。”

“哈哈……”羅瑞卿一邊笑著，一邊站起身，隔著辦公桌握住靳三旺的手，“服從命令聽指揮，這才像我的兵嘛！去吧，小靳同志，這也是組織上對你的一次考驗，希望你珍視它。”

回答聲是洪亮的，但畢竟不代表底氣，尤其是羅部長的那句“過去也派過一些人”，更使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岳欣局長把他送到吉普車前準備上車時，他再也忍不住，低聲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長，我就問一個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那些人為甚麼都完不成任務呢？

他們的原因在哪裡？”

這句問話，就充分表現出靳三旺的聰明與機靈之處了。他明白，現在若提是個甚麼任務這樣的問題，岳欣局長肯定不會回答他的，要回答，剛才在部長辦公室羅部長就會明白無誤地告訴他了。所以，他現在趁身邊只有岳局長，拐個彎，打探人家到底為甚麼沒完成任務。只有找到了人家失敗的原因，自己才能對症下藥，去完成部長局長交辦的重要任務呢！同時，也可以從此推測出自己大略要去執行的是一項甚麼重要的任務。

岳欣見靳三旺這麼機靈，便不假思索地低聲回答道：“這兩個傢伙沒完成任務的原因其實也簡單，就是一個與廚師打了架，居然把人家的胳膊用刀子劃傷了；另一個更是荒唐，居然連自己的手槍也沒保管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嚇壞才怪呢！”

儘管岳局長沒再往下說，但靳三旺已從他的簡短回答中大致知道了：自己將被組織上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長的身邊擔任保衛工作，而原先曾有兩名在那位中央首長身邊工作過的人，卻都因缺乏嚴明的組織紀律性而失敗，被撤換下來了。

又是一個月明星朗的深秋之夜，靳三旺躺在宿舍裡，此時萬籟俱寂，偌大的首都已進入甜美的夢鄉，午夜在外值勤的哨兵也都已換崗了，但他還沒有一點睡意，興奮、猜測與緊張，使他的那雙大眼睛瞪得更大了：此去將在哪位中央高級首長身邊工作呢，是朱德？是劉伯承？還是周恩來？或是劉少奇？似乎都不可能。因為他們都是從戰爭的槍林彈雨中走過來的人，他們絕不會因為一個戰士的槍支走火而被“嚇壞”。

這兩個傢伙也太放肆了，怎麼一個居然敢與廚師動刀打架、而另

一個竟讓槍支走了火呢？難道他們連自己的基本職責都忘了嗎？作為一個警衛員，就是萬無一失地保證首長的安全，也只有絕對保證了首長的安全，才是幹好了工作，從而才能在政治上得到更大的進步呀！說實話，自打當上班長那天起，靳三旺心底就有了一個目標，那就是一定要在部隊中立功受獎，從而一步步前進，最終當上一個諸如軍政委之類的大首長，指揮千軍萬馬為革命衝鋒陷陣，為生養自己的父母親爭光添彩。難道他們連這一點志向都沒有嗎？

這一夜，靳三旺沒好好地睡著，那個中央大首長究竟是誰，始終成為一個難解的謎，攔在他那年輕的心裡頭。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岳欣調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與焦萬友一起，把靳三旺連同他早就準備好的簡單行李，接出了中央警衛師政保大隊，然後從西長安街到東長安街，沿著一條狹窄曲折、環境嘈雜的小巷前行，一直把靳三旺送到了北京東城區的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驗證開門的時候，靳三旺抬頭看了一下門牌：方巾巷 15 號。當年，畫家徐悲鴻及其夫人蔣碧薇從日本考察歸來時，就曾聽從康有為的建議，居住在這條方巾巷裡。

大門有警衛站崗，證實了靳三旺原來的猜測：裡面住著的肯定是位大首長。靳三旺為自己的準確分析而暗暗高興，不由悄悄地整了整軍容，隨岳欣局長一前一後走進了院子。

方巾巷 15 號是一座兩層樓的四合院，停車拾級進院後，迎面是樓下名為“紅廳”的會客廳，偏北是一個小飯廳，左右有東西兩廂房。紅廳裡置有壁爐，壁爐兩邊各置兩個櫃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二三十年代某家富戶的住宅。

進入院子，已有一個被岳欣稱作盧秘書的年輕女子（盧季卿，宋慶齡 1950 年至 1958 年的秘書）笑吟吟迎接上前。顯然，岳欣與盧秘書

很相熟，一番握手寒暄後，她便把岳欣與靳三旺領進了正對院門的那個會客廳裡。

會客廳正中的沙發上，坐著一位端莊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婦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著來人微微點頭示意。猛然間，靳三旺覺得這位女士很面熟，似在哪裡見過，但一時卻想不起來是誰。正在回憶著，岳欣很有禮貌地向她介紹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來的靳三旺同志，經過組織上的考察，決定從現在起派他到你這裡來工作。”

原來她是大名鼎鼎的宋慶齡呀！不等岳欣把話說完，靳三旺便恍然大悟了，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陣莫名的緊張：看來，我從現在起要在這位尊貴的女士的身邊工作與生活了，這可不太妙呀，不說人家有著令人敬畏的身份了，就說人家那種生於大城市、長於洋世界的嬌生慣養的生活習慣，就先使自己怵了七八分，如此高貴偉大的人物，叫我這個來自陝北黃土高原的土包子怎麼服務呢？一般來說，女同志尤其是那種生長在大城市、出過洋的，都對生活很挑剔。

懷著無比複雜的心情，靳三旺上前畢恭畢敬地向宋慶齡行了一個軍禮：“宋副主席您好。”

“好，好。”宋慶齡目不轉睛地打量著面前的俊小伙子，不顧岳欣的示意，兩手一撐扶手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同時向靳三旺伸出了手，“歡迎你來幫助我工作。聽說你在部隊裡表現不錯，打仗勇敢，又立過戰功，你來幫助我工作我非常高興。”宋慶齡操著一口明顯帶著上海方言的普通話，熱情地招呼岳欣與靳三旺坐下，同時讓一邊的保姆鍾興寶沏上了三杯綠茶。靳三旺自參加革命以來所接觸的首長中，最大的是羅瑞卿部長，他還是平生頭一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一位比羅部長級別還要大的中央首長，而且面對的是世界聞名的“國母”、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所以坐在那裡很拘束，他一邊藉把玩茶杯來掩飾自己

的局促，一邊習慣地用眼角的餘光打量正與岳欣談笑風生的宋慶齡。

在當時靳三旺的眼裡，宋慶齡至多只有四五十歲，她那紅潤白膩的膚色、略顯發福的體態與一絲不亂的頭髮，都無一不顯示著她對自己的精心保養與呵護。其實，要是靳三旺知道當時的宋慶齡已是整整60歲的老人的話，說不定他會吃驚地把雙眼瞪個溜圓呢！細心的宋慶齡早就覺察到了身邊這個年輕小伙子的尷尬，於是，她笑著示意一邊的盧季卿秘書拿來一張紙片與一支鋼筆，放到了岳欣的面前。

岳欣馬上明白了，立即笑著把筆與紙推到靳三旺面前命令道：“靳三旺同志，這是一份個人簡歷表，請按規定填寫吧。”

靳三旺正愁手腳沒處放呢，當即接過筆與紙，伏在沙發椅上寫了起來。

姓名：靳三旺；性別：男；出生年月：一九三三年二月；
民族：漢；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份：軍人；籍貫：陝西
府谷……

靳三旺對這類表格並不陌生，從參軍開始直到挑選進公安學校，他可沒少填，何況是自己最清楚的個人簡歷呢，所以他當即完成任務交了差。只是他對自己肚皮裡的那點墨水是瞎子吃餛飩——心中有數呢，只怕把字寫得像蛇遊狗爬似的給人家大知識分子看不起，所以他在書寫時，右手竟微微地有些顫抖。

“不錯不錯，你的字寫得不錯嘛！”哪知宋慶齡接過靳三旺填畢的個人簡歷只看了一眼，就笑著當場誇獎開了，就這一句話，頓使靳三旺心中感到一陣寬鬆，一個隱藏在他心中的小秘密，差點使他忍俊不禁了。

岳欣局長起身告辭時，他那握別靳三旺的手分明使了勁，目光炯炯地似乎要在靳三旺的臉上扎出幾個洞：“三旺同志，好好幹，可別辜負了組織上對你的信任與期望呀！”

“是！”望著岳局長充滿信任與鼓勵的雙眸，靳三旺用力地點點頭，心裡卻說：我都從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中闖過來了，還不相信自己幹不好這和平年代的保衛工作？岳局長你就放心吧！

目送岳欣他們離開方巾巷，宋慶齡就適時地令鍾興寶領著靳三旺四處走走，先熟悉一下她們生活工作的地方。

樓上是宋慶齡及 1952 年 3 月就到她身邊工作的鍾興寶阿姨居住的房間（李燕娥留守在上海的宋家中），正中分別是會客室、小餐廳與書房，小餐廳裡擺著一套紅木桌椅與一台當時還不多見的冰箱，會客室裡擺著一台不知名牌的外國鋼琴，鋼琴上方還亮著一盞紅色的小電燈。鍾興寶告訴靳三旺，說這裡陰暗潮濕，主子為防鋼琴受潮損壞，除了常年把琴蓋打開外，還在上方點亮這盞紅電燈，以起到除濕烘乾的作用。

“主子？”解放多年了，這個明顯代表著主僕關係的稱呼已久違，靳三旺不由一怔，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阿姨你剛才說主子？”

“是呀，夫人不是我們的主子嗎？我們家裡人可一直這樣叫她的，李姐也這樣叫她。”面對靳三旺的疑問，鍾興寶直言不諱。

“那、那我以後，也這麼稱呼她呀？”靳三旺接受不了這樣的稱謂，不由心中左右為難。

“嘿嘿。”鍾興寶見狀，不禁笑了，操著一口蘇州普通話解釋道，“你是公家的人，你該怎麼叫仍怎麼叫嘛，宋副主席，剛才你不是叫得蠻好的嗎？不過，盧小姐不叫宋副主席，而叫她夫人的。反正，你們都是公家的人，你們自有你們的規矩。我也弄不懂。”

大字不識一個的鍾興寶一邊自言自語，一邊領著靳山旺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地看著，可她身後的靳三旺心裡卻感到總不是滋味：主子，這種明顯帶著封建資產階級烙印的早就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取締了的名詞，卻仍在這樣一個堂堂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家中被直接使用，他實在想不通！

其實，鍾阿姨的這聲“主子”，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是甚麼意思，只是當年跟著李燕娥大姐稱呼而已。由於鍾興寶與李燕娥都是宋慶齡以私人的名義雇傭的，她倆的月薪也都是宋慶齡從自己的稿費或工資中提出來發放的，所以在李燕娥的影響下，鍾興寶一到宋慶齡身邊，就沿襲著李燕娥大姐的習慣叫法，對外稱呼宋慶齡為“主子”、對內稱呼宋慶齡為“夫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夕，她倆才在宋慶齡的一再糾正下，對內尊稱宋慶齡為“夫人”，對外則一律尊稱宋慶齡為“首長”了。遺憾的是鍾興寶阿姨仍不知“首長”是個甚麼官銜，再加上她的蘇州普通話實在糟糕，所以直到後來她回到蘇州老家接受筆者採訪時，仍一口一聲地把宋慶齡稱為“所長”，以致筆者起初還以為宋慶齡果真擔任過甚麼所長呢，直到筆者不得不向她的兒子請教後，才弄明白。

閒話不多說。1933年2月，靳三旺出生在陝北府谷縣清水鄉長溝村一個極為窮困的普通農民家裡，他家兄妹5個，在四個男孩中他是老三。由於家中生活特別艱難，所以在9歲的時候，他就開始給同村的富人趙家做短工，剛齊桌沿高的他就幹著放羊、砍柴、挑水、拉風箱等苦力活。幸好靳三旺自幼聰明伶俐又勤快，所以討得了趙家的歡喜，不但能天天吃飽飯，到年底，還能掙回兩斗糧食回家過年。直到1947年，他的家鄉得到解放，他才結束了短工生活，在區政府當了名通訊員。1948年，解放區動員年輕人參軍。當時靳三旺只有15歲，年齡不夠，應該由他大哥去當兵，但大哥是撐家的頂樑柱，母親說啥也

不讓他走，而他的二哥也因故不能去，最後，靳三旺就主動站出來向父母請纓：由他替代哥哥參軍。就這樣，靳家巧使“狸貓換太子”，把才 15 歲的靳三旺送進了軍隊的門。

像這樣一個深受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迫的窮小子，如今要他一下子接受“主子”這種封建殘餘稱呼，這叫他怎麼想得通？

然而，既然組織上把重任放到了自己肩膀上，那麼，自己無論如何也得聽從組織上的安排，硬著頭皮幹下去。當晚他居然被宋慶齡招呼著坐在一桌吃晚飯時，他愈發感到了拘束與局促。

晚飯桌上就宋慶齡、鍾興寶、盧季卿與靳三旺四人。一坐下，靳三旺就發現自己剛巧坐在宋慶齡正對面。餐桌上僅四菜一湯：燒魚、豆腐、青菜、春筍與榨菜肉絲湯，主食是米飯。靳三旺沒想到堂堂一個國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簡單。其實，靳三旺不知道，宋慶齡的日常生活一向如此樸素，她的一日三餐相當簡單：早餐是兩片麵包、一杯咖啡或一杯紅茶，在上海家中時，還讓服務員周和康上街為她買大餅油條來吃；午餐吃米飯，兩葷一素一湯，因她喜歡吃魚，兩個葷菜中總有一個是清蒸或紅燒魚；下午的點心是一杯牛奶；晚餐僅小米粥或泡飯一小碗就可以了。有時得空，她會親自下廚房燒菜，烹調京蔥牛肉、豆腐以及由紅菜頭、洋蔥、茄子、西紅柿、青椒組合的素菜等。

此時此刻，坐在宋慶齡對面，靳三旺總時時感到宋慶齡的目光在掃描著自己，這使他吃得更加拘謹了，舉首低頭都不合適，吃快用慢都不行，由於靳三旺第一次使用公筷，所以到後來簡直連夾菜都不知怎麼夾了。以致剛吃完一小碗飯，他就推說吃飽了，攔下碗筷要起身。

“不行不行，像你這樣的年輕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飽，只有吃飽了，才能幹工作嘛！還得吃，還得吃。”這下，宋慶齡實在忍不住了，笑著站起身，並親自為靳三旺盛了滿滿一小碗飯。眼看著靳三旺三下

五除二吃完第二碗，宋慶齡又站起身拿過了她的飯碗，一邊盛飯一邊笑著補充道：“以後呀，我們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飯，你就不要客氣了，千萬可不敢顧了面皮餓了肚皮呀！”說著，把第三碗滿滿的米飯又放到了靳三旺的面前。

宋慶齡這一番親切而又不失自然的舉動，使靳三旺心底裡淌過一股暖流，他感激地望了宋慶齡一眼，感到此時此刻的宋慶齡是那麼的慈祥可親與和善，剛才滯留在心底的一點疑問漸漸地開始融化了。

就這樣，靳三旺開始在宋慶齡身邊工作了。

是夜，他一人獨住在樓下西廂房。西廂房裡有三張行軍床，其中兩張床頭掛有中山裝、皮帶等，而床底下塞的大號皮鞋則分明是男人們穿的，顯然，這是宋慶齡白天介紹的那兩個姓隋（學芳）與姓劉（作鴻）的警衛幹事的床鋪了。於是，靳三旺在另一張空的床鋪上展開自己隨車帶來的被褥，然後習慣地取下腰間的那支國產的 765 小手槍，塞進枕頭底下，這才一頭倒在了床上。這時，白天那個留在他心底的小秘密，現在終於可以使他無所顧忌地笑一笑了：嘻嘻，宋副主席居然還誇我的字寫得不錯呢！自識字斷文以來，這可還是頭一次有人當著自己的面，誇獎自己的字寫得好呢！莫非自己寫的字真有那麼好嗎？要是宋副主席知道自己在三年前還是一個扁擔橫下不識一字的文盲的話，她還不知要多麼驚喜與奇怪呢！

1949年5月，在陝西咸陽石橋那場痛擊馬鴻逵反動軍隊的一仗中，靳三旺負傷了，住進了第一野戰醫院療傷。在住院期間，他認識了一位劉參謀長。這是一位很有文化的英雄，當他知道靳三旺是個文盲的時候，感到十分惋惜：“小靳呀，你年紀輕輕卻沒文化，太可惜了。要知道全國解放後，文化比槍桿子更重要，建設新中國更需要你

們這樣既有理想又有文化的年輕人呀。我願意在這段時間裡，當你的老師，好嗎？”

劉參謀長醍醐灌頂式的幾句話，使靳三旺既感動又高興，他當即拜劉參謀長為師，請他教習自己識字掃盲。劉參謀長教習文化有一套，他採取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教習方法，把每個字寫在巴掌大的卡片上，令靳三旺放在身邊，不時拿出誦讀默寫，過幾天，再換上一批新的……靳三旺自己更是發奮努力，為了記住每個學過的字，他晚上一個人就著月光，以樹枝代筆、沙地為紙，在地下練習筆劃與書寫；就是熄燈上床了，他還不放鬆，躺在被窩裡用手指在肚皮上劃寫。正應了那句功夫不負有心人的話，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天資聰穎的靳三旺竟掌握了 1500 個漢字的拼寫和應用。

靳三旺創造下的奇跡，使劉參謀長驚喜不已，直誇靳三旺說：“你了不起呀，傷養好了，也掃盲了。你這哪裡是養傷呀，簡直就是專門掃盲來著呀！”

宋慶齡在方巾巷裡斷斷續續住了 10 年，又於 1959 年 10 月搬到北海西河沿 8 號^①居住，直到 1963 年周恩來總理受黨中央委託，親自主持在後海北河沿一座已荒廢的舊日王府址上闢出一處幽靜的花園，為宋慶齡新建了一棟中西合璧的兩層寓所後，宋慶齡才接受周總理的一再要求，於當年春天搬出了前海西街 18 號，遷居在那裡。這就是現在位處後海北河沿 46 號的北京宋慶齡故居。這是後話。

^① 清朝年間恭王府的馬號，民國初年由樂達仁堂購買，修建為現在的庭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為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華大使館的館舍。現為北京西城區前海西街 18 號郭沫若紀念館。

1953年，靳山旺、隋學芳（左一）、劉作鴻（右一）合影於北京方井巷。



初到方巾巷 15 號的第一夜，靳三旺依然沒有睡好，因為竊喜之餘仍有一種難言的遺憾與不滿。說實話，自從他被組織上選派進中央公安學院第八系學習那天起，他就發誓一定要以此為自己的人生基點，努力工作、出色表現，待等學習期滿畢業後，分配到“五大書記”（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的身邊去工作，從而使自己有機會零距離地接近中央重要首長，快速得到首長的培養，實現自己當兵時就曾立下的宏願：當上一個能指揮千軍萬馬的軍政委。然而事與願違，如今，“五大書記”身邊沒去成，卻被組織上派到了還是非黨員的宋慶齡身邊，雖說宋慶齡時任國家副主席，但她畢竟屬於黨外民主人士呀！她畢竟不能像“五大書記”那樣說了算。尤其使靳三旺當時暗生焦慮的是，他只怕在此時間呆得一長，“五大書記”身邊早就配

備了其他衛士長，到那時，只怕自己再想前去也只是一廂情願了！

自己來此的主要工作與任務，岳欣局長早已明確：保衛宋慶齡的安全，兼任指揮調遣其身邊的工作人員與警衛部隊，維護宋宅的日常生活秩序。至多再加上一條，那就是吸取前兩任衛士失敗的教訓，與周邊工作人員搞好團結協作，就這麼簡單。只要確保宋慶齡的人身安全不出任何問題，不再重蹈前兩任衛士們的覆轍，他這個任務就算圓滿完成了，自己就可以打道回府、接受新的更重要的保衛任務了！現在最使靳三旺煩心的是，他不清楚自己這次所執行的任務有多長時間，一年？或是兩年？最長總不會超過三年吧？前兩個衛士加起來一共只幹了幾年，自己總不見得會比他們長吧？但願自己盡快結束這次警衛任務，早日回到部隊，實現自己的夙願！

然而，靳三旺把在宋慶齡身邊當衛士長與警衛秘書的工作想得太簡單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隨著隋學芳這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來的警衛幹事的回來，他發現自己所面臨的工作還真夠繁瑣與複雜，他要圓滿地完成這次任務還真不容易呢！

因為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來此擔任衛士長，光擁有機警的頭腦與強健的身手還遠遠不夠，還得額外地學會一些他原本從來沒有接觸過的、甚至連聽都沒聽說過的玩意兒！那就是當時被靳三旺視為“資產階級那一套”的彈奏鋼琴、打康樂球、跳交際舞等。

天哪，靳三旺本是一介武夫，20年來，除了為富人家放羊、砍柴、挑水、打短工外，就是當兵、打仗、殺敵人，如今他除了整天面對這些充滿“小資情調”的玩意之外，還得身體力行去學習、去掌握，這不是趕著鴨子上架又是甚麼？



1953年，宋慶齡與靳山旺合影於大連老虎潭。

- 為甚麼忠誠的衛士長要託詞離開宋慶齡？
- 為甚麼宋慶齡作出規定“任何男性不經她同意，都不得擅自進入她的辦公室與臥室”，連登上二樓都不允許？
- 為甚麼宋慶齡要賭氣宰殺她所心愛的鴿子，並最終動用中央警衛連的武力解除了警衛秘書的武裝？



一直以來，有關宋慶齡與她身邊的衛士長（警衛秘書）的故事，因其眾說紛紜而被蒙上一層傳奇色彩。本書記錄了宋慶齡與在她身邊作過重要貢獻或給她留下不快回憶的四位衛士長（警衛秘書）之間的故事，將一個血肉俱豐的宋慶齡較為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上架建議：人物傳記·歷史

ISBN 978-988-8284-92-4



9 789888 428492 4 0 0350

WHA0071 HK\$78 NT\$350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